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十國春秋卷二十八

檢討吳任臣撰

南唐十四

列傳

韓熙載

徐鉉

徐鉞

高越

兄子遠

殷崇義

韓熙載字叔言，澠州北海人。少隱嵩山。後唐同光中擢

進士第。父光嗣，平盧節度副使。

徐鉉昌黎韓公墓銘云：考光嗣秘書少監，淄青

觀察支使軍中逐其帥符習推光嗣為留後明宗即位討亂

光嗣坐死熙載懼罪南奔初與李穀相善至是穀送至
正陽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江左用吾為相當長驅以
定中原穀亦曰中國用吾為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爾
及至吳自狀云得麟經于泗水授豹畧于邳垠運陳平
之六奇飛魯連之一箭又云失范增而項氏不興得呂
望而周朝遂霸語多涉誇大烈祖輔吳方修明法令熙
載年少放蕩不拘名檢初補校書郎已而出為滁和常

三州從事是時中土人士至者多不次擢用而熙載在京洛早負才名乃獨落魄不偶亦不以介意烈祖受禪召為秘書郎使事元宗于東宮諭之曰以卿早奮名場踈雋未更事故使歷州縣之勞行用卿矣宜善自修飭輔吾兒也熙載亦不謝在東宮談笑而已不嬰世務元宗嗣位拜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賜緋乃慨然曰先帝知我而不顯用是以我為慕容紹宗也始數言朝廷事所當施行者又吉凶禮儀不如式者隨事舉正無隱大

為宋齊丘馮延巳等所忌烈祖將葬以熙載知禮令兼太常博士時議者以孝高繼昭宗之後廟合稱宗熙載建議以為古者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號稱祖先帝興既隆之業請上廟號曰烈祖元宗嘉納之俄擢知制誥書命典雅有元和之風契丹入汴晉主北遷熙載上疏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契丹已歸中原有主則不可圖矣不省陳覺馮延魯喪師福州

初議寘軍法齊丘為請止削官遷外郡熙載奏請無赦
又數言齊丘黨與必基禍亂熙載雅不能飲齊邱誣以
酒狂貶和州司士叅軍徙宣州節度推官復入為虞部
員外郎遷郎中史館修撰賜紫未幾除中書舍人建鐵
錢之議即拜戶部侍郎充鑄錢使周既有中原用事者
多議北伐熙載曰北伐吾本意也但今則不可耳郭氏
奸雄曹馬之流雖有國日淺守境已固我兵妄動豈止
無功邪言雖切而朝廷竟構兵不已周人果以藉口兵

入淮南齊王景達以兵馬元帥臨邊陳覺為監軍使熙
載言出師大事也當先正名莫信於親王莫重於元帥
安用監軍使哉亦不從後主踐阼改吏部侍郎俄徙秘
書監不逾年復舊官新錢既行詔賜錢二百萬拜兵部
尚書充勤政殿學士承旨熙載才氣逸發多藝能善談
笑衣冠常製新格為當時風流之冠

清異錄云熙載在江南造輕紗帽匠

帽者謂為韓君輕格人多倣之

尤長于碑碣它國人遠數千里輦金帛
求之然性忽細謹老而益甚蓄妓四十輩縱其出入與

客雜居帷簿不修物議闕然熙載密語所親曰吾為此

以自污避入相爾老矣不能為千古笑端

熙載又嘗著衲衣負筐令

門生舒雅執手板於諸姬院乞食以為笑樂其不羈如此

坐託疾不朝謫授太子右

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後主喜留為秘書監俄

復為兵部尚書如故方欲大用熙載而去妓悉還後主

嘆曰孤亦無如之何矣已而上格言五篇

宋史云乾德丁卯年五星

連珠於奎是歲熙載著格言五卷自序其事云魯無其應韓子格言成之人多笑之

手詔慰納拜

中書侍郎充光政殿學士承旨先是後主選近侍臣直

宿禁中常御光政殿召對夜分乃罷故命此職以寵異之開寶二年卧疾于城南戚家山上表畧云無橫草之功有滔天之過老妻伏枕以呻吟稚子環牀而坐泣明年遂卒

墓誌銘云庚午歲秋七月二十七日沒于京原墓里之官舍

年六十九後主

賜衾被以歛謂侍臣曰吾竟不得相熙載欲贈平章事古有是否潘佑對曰晉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故事也乃贈右僕射同平章事廢朝三日諡文靖命葬梅嶺岡謝安墓側徐鉉為之銘子八人疇伉佩份儼倖儔

疇官奉禮郎仇官校書郎

墓銘云韓公夫人龐西邸君李氏繼室北海縣君蔣氏

所著擬議集五十卷定居集二卷熙載素高簡無所卑

屈江左稱為韓夫子嚴續請謨其父可求神道碑遺珍

貨巨萬文既成但叙其譜裔品秩而已續慊之封還熙

載熙載便却其贈宋齊丘自署碑碣輒求熙載書之熙

載以楮塞鼻曰文穢何堪也然性喜提獎後進見文有

可采者手自繕寫仍為播其聲名熙載隸書及畫皆雋

絕一時尤名知人使周歸元宗歷問周之將相熙載曰

趙點檢顧視非常殆難測也已而宋太祖果代周人服
其有先識

徐鉉字鼎臣世為會稽人父延休為吳江都少尹遂家
廣陵鉉十歲能屬文長與韓熙載齊名江南謂之韓徐
起家吳校書郎已事烈祖父子試知制誥與宰相宋齊
丘不協時有得軍中書檄者鉉與弟鍔評其援引不當
檄故殷宗義筆也由是宗義與齊丘誣鉉鍔洩機事鉉
坐貶泰州司戶掾鍔貶烏江尉俄遷祠部郎中復知制

誥上言貢舉初設不宜遽罷元宗用其言即令再行貢
舉未幾元宗命內臣車延規傳宏營屯田於楚州人不
堪其苦羣起為盜遣鉉乘傳巡撫鉉至輒奏罷屯田切
責內臣不少貸又捕得賊首即斬於軍前坐專殺流舒
州周師南侵元宗徙鉉饒州已召為太子右諭德復知
制誥遷中書舍人後主時除禮部侍郎通署中書省事
歷尚書右丞兵部侍郎翰林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
宋師圍金陵後主遣鉉求緩兵時朱令贇將兵十餘萬

自上江來援後主以鉉既行欲止令贊勿東下鉉曰今社稷所賴惟此援兵爾奈何止之後主曰方求和解而復決戰豈利于汝乎鉉曰臣此行未必能紓國難置之度外可也

宋史載鉉曰要以社稷為計豈顧一介之使云云

後主泣下授鉉左

僕射參知左右內史事鉉固辭乃以隱士周惟簡假給事中為鉉副鉉等至宋宋太祖知鉉有口辯不欲使炫其能特以班行武弁之懽書者為館伴鉉詰論終日卒無以對未如之何既入見便殿鉉言江南事大禮甚恭

且無王祭不共之罪徒以被病未任朝謁非敢拒詔乞
緩兵以全一邦之命宋太祖與語反覆數四鉉辭氣愈
壯曰李煜無罪陛下出師無名宋太祖大怒命畢其說
鉉曰陛下如天如父天乃能蓋地父乃能庇子煜效貢
賦二十餘年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何以見伐
宋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語塞久之復隨
後主歸宋宋太祖責之聲甚厲鉉對曰臣為江南大臣
國亡罪當死不當問其它宋太祖嘆曰忠臣也事我當

如李氏命為太子率更令歷左散騎常侍後奉勅與湯悅同撰江南錄至于南唐亡國之際不言其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君子有取焉太平興國中宋太宗問鉉卿見李煜否對曰臣安敢私謁宋太宗曰卿第往且言朕有命可矣鉉遂徑詣門者以朝禁拒之鉉言我乃奉旨來願見太尉門者為通使俟庭下後主遽引其手以上鉉固辭後主曰今日豈有此禮因庭坐鉉引席少偏處之後主起持鉉大笑已而默不言忽復長吁曰當時悔

殺却潘佑鉉無語辭出頃之有旨詢後主何言鉉具言其事宋太宗銜之又聞其故國不堪回首之詞加怒焉遂令秦王移具過飲賜以牽機藥而坊蓋太宗於諸降王多不能相容而後主之禍則鉉一見啓之也

後主下世宋太

宗詔侍臣譔碑文時有與鉉爭名者欲中傷之因言知吳王事跡莫若徐鉉太宗詔鉉為之鉉遽請對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許之鉉為碑又有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媼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宗覽讀嘆賞每對宰臣稱鉉忠義居數歲鉉貶靜難軍行

軍司馬初鉉至汴京見被毛褐者輒哂之至是邠州苦

寒終不御毛褐致冷疾一日晨起方冠帶遽索筆手疏
約束後事又別署曰道者天地之母書訖卒年七十六
鉉簡淡寡欲質直無矯飾好李斯小篆臻其妙隸書亦

工

南唐拾遺記云鉉兄弟工翰染崇飾
書其嘗出一月團墨云值價三萬

入宋後受詔與

句中正葛端王惟恭等校說文有文集三十卷質疑論
若干卷所著稽神錄多出於容薊亮非鉉作也

鉉不喜
釋氏而

好神怪薊亮尤夸誕年逾九
十鉉足門下談神異之事

鉉博學能讀異書嘗與弟

錯隸猫事至七十餘條又宋人剖象而亡其膽咸以為

異鉉云象膽在四足今春時當于前左足索之果如其言

徐鍇字楚金鉉之弟也生四歲而孤母方教鉉就學未暇及鍇鍇自能知書稍長文辭與鉉齊名昇元中議者以文人浮薄多用經義法律取士鍇恥之杜門不求仕進鉉與常夢錫同直門下省出鍇文示之夢錫賞愛不已薦于烈祖未及用而烈祖殂元宗嗣位起家秘書郎齊王景達奏授記室未幾貶烏江尉歲餘召還授右拾

遺集賢殿直學士論馮延魯有罪無才人望至淺不當
為巡撫使重忤權要以秘書郎分司東都然元宗愛其
才復召為虞部員外郎後主立遷屯田郎知制誥集賢
殿學士改官名拜右內史舍人賜金紫宿直光政殿兼
兵吏部選事與兄鉉俱在近侍時號二徐初錯久次當
遷中書舍人游簡言當國每抑之錯乃詣簡言簡言從
容曰以君才地何止一中書舍人然伯仲並居清要亦
物忌太盛不若少遲之錯頗怏怏簡言徐出妓佐酒所

歌詞皆錯所為錯大喜起謝曰丞相之言故錯意也歸
以告鉉鉉嘆息曰汝癡絕乃為數闋歌換中書舍人乎
錯凡四知貢舉號得人錯嘗著質論十餘篇後主為丹
黃校定復哀已所製文命錯為之序士以為榮錯酷嗜
讀書隆冬烈暑未嘗少輟後主一日得周載齊職儀江
東初無此書人無知者以訪錯一一條對無所遺忘其

博記如此

談苑云江南時吳淑為校理古樂府中有

字者淑多改為誤字蓋章州之變錯曰此非

可一例言若漁陽摻者三搥鼓也彌衡行漁陽過鼓歌
云邊城晏聞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淑嘆服摻七鑒

反○又後主患清暑閣前州生鏐令以桂屑布甌縫中宿艸盡死謂呂氏春秋桂林之下無雜木故也既

久處集賢書冊不去手非暮不出少精小學故所讎書尤審諦每指其家語人曰吾惟寓宿于此耳江南藏書之盛為天下冠鏐力居多後主嘗嘆曰羣臣勤其官皆如徐鏐在集賢吾何憂哉宋李穆來使見鏐及鉉歎曰二陸之流也嘗夜直召對天下事因及用人才行孰先後主曰多難當先才鏐曰有人才如韓彭而無行陛下敢以兵十萬付之乎後主稱善時國勢日削鏐憂憤得

疾謂家人曰吾今乃免為俘鹵矣開寶七年七月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諡曰文著說文解字係傳四十卷說文通釋四十卷方輿記一百三十卷又古今國典賦苑歲時廣記及他文章凡若干卷先是宋師伐江南金陵將陷有夢四角女子行空中以巨篋簸物散落如豆著地皆成人或問之對曰此當死于難者後見一金紫貴人墜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異之及旦則聞錯死矣

事物紺珠云南唐徐氏二龍蓋謂鉉與錯也

高越字冲遠少舉進士精詞賦有名燕趙間

馬令南唐書云精警

有才思

盧文進鎮上黨具禮幣致之初以客從及文進鎮

安州越又從之遂為其掌書記文進仲女有才色能屬

文號女學士因以妻越文進南奔越與俱行先投鄂帥

張宣久不見知越題鷹詩以誚之

馬令南唐書載越以鷹詩誚張宣云晴空

不礙摩天翻未肯平原淺艸飛鄭文寶南唐近事又云

鄂帥李公待越以殊禮將妻以愛女越竊喻其意因題

鷹一絕書于屋壁曰雪爪星眸衆鳥歸摩天專待振毛

衣虞人莫謾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艸飛遂不告而去所

說不同今從陸游南唐書及唐餘紀傳

遂至廣陵吳以為秘書郎烈祖愛

其文章時齊國立制凡禱祀燕饌之文多越為謨之及

烈祖受禪遷水部員外郎改祠部浙西營田判官與江

文蔚俱以能賦擅名江表時人謂之江高

南唐近事云江南士人言

體物者以江高為稱首

保大初文進卒有欲傾其家者越上書訟

之黜為蘄州司士叅軍就遷軍事判官與隱士陳曙為

物外交淡然不志榮利久之仍移廣陵令還判吏部銓

歷侍御史知雜元帥府掌書記起居郎中書舍人淮南

交兵書詔多出越手援筆立成辭采溫麗元宗以為稱

職眷待與二徐等不徙官者累年後主立始遷御史中
丞勤政殿學士左諫議大夫兼戶部侍郎修國史以末
疾廢久之竟卒年六十二諡曰穆貧不能葬後主為給
葬費世嘆其清

金陵志云越墓在栖霞寺舊門外山之麓

兄子遠

遠字攸遠父操袁州別駕遠少孤為人淳雅冲淡而遇
事有奇節杜門力學不交人事烈祖受禪招來四方秀
傑以遠為秘書省正字保大初遷校書郎兼太常修撰
遂為太常博士淮南兵興元宗召見賜金紫使典戎府

書檄歷禮部員外郎樞密判官侍御史知雜史館修撰

起居郎知館事遂為勤政殿學士國初命兵部尚書陳

澹修吳史未成而卒其後領史職者多貴游或新進少

年纂述殆廢遠自保大中預史事始撰烈祖實錄二十

卷叙事詳密後主嗣位遠與徐鉉喬匡舜潘佑共成吳

錄二十卷又自撰元宗實錄十卷

唐餘紀傳云編輯昇元以來故事為一家

言之未及上會屬疾取史稿及他所著書悉燔之卒年五

十七贈給事中謚曰良後主欲修國史訪稿于其家無

復存者遠有精識方邊錫入潭州湖南悉平百官入賀
遠獨曰我棄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君之才守之實難聞
者愕然以為過及後如所料乃皆服其先見

案馬令南唐書載諸

將取潭衡舉朝稱慶高越謂潭衡一時之凶亂取之甚
易觀諸將之才善守為難云云今從陸游南唐書入遠
傳

殷崇義陳州西華人父文圭為吳翰林學士崇義博洽
能文章

一統志云崇義自少穎悟嘗見飛
星墮水盤中掬而吞之文思日麗

仕元宗官至

學士歷樞密使右僕射嘗擬揚州孝先寺碑周世宗親

征淮南駐蹕于寺讀其文嗟嘆久之及晝江請平元宗
使崇義入貢世宗待之有加禮自淮上用兵凡書檄教
誥皆崇義任之特為典贍切于事情周世宗覽江左章
奏輒擊節稱賞元宗遷南都命以樞密使與嚴續輔太
子留守金陵後主初立令民間行鐵錢物價騰涌崇義
上言泉布屢變亂之招也且豪民富商不保其貲則日
益思亂累數百言不報未幾進右僕射同平章事開寶
二年五月罷為潤州節度使仍同平章事已而改官名

以司空知左右內史事國亡入宋避宣祖廟諱易姓名
曰湯悅宋太宗勅謨江南錄十卷自言有陳壽史體當
世頗稱之是時諸降王死多出非命其故臣或宣怨言
太宗俱錄之館中俾修太平御覽等書豐其廩餼諸臣
多卒老于中崇義其一也

論曰韓熙載制誥有元和風而議論弘正淹洽體要洵
經國之華也鉉錯競爽越遠聯鑣雖吳之二陸何加焉
殷崇義文采斐然工于述作其以陳壽自命有以也夫

蒯鰲

郭昭慶

盧郢

章僚

蒯鰲宣城人工屬文江南承唐末文體纖麗之弊士率不能自振鰲獨不事華藻以理趣為本得承平餘風

鰲嘗

曰夫文章者所以達道德之本發才智之蘊使旨勝于辭理過于文為得之矣其餘摘裂章句鉤枝屬摺綺麗悅目清新沃耳則吾不知也聞者善之然居鄉飲博無行不為人士所容

乃去入廬山國學亡賴尤甚晚乃勵風操尚信義一言之出必復而後已嘗蓄龍尾硯友人欲之而不言鰲亦心許之未及予也一日友人不告而歸鰲悔恨徒步數

百里追及授硯而還猶以素行為有司所擯至後主未始登仕版迨國亡銓授未及遂不復謀仕宋開寶中薄遊汴京樊若水欲薦于朝鰲恥之亟歸隱廬山數年卒

一云歸宋擢進士第以殿中丞致仕隱于廬山

郭昭慶永川人也父鵬保大初進士官至大理司直或告故南平王鍾傳夫人與僧通姦大理卿蕭儼按法議徒鵬以法行自貴始曲法誅之會宋齊丘得罪鵬坐黨免官卒昭慶博學善著作嘗擬九經譌唐春秋三十卷

元宗時獻所著治書五十篇俾就進士舉昭慶不平上書言補綴雕蟲臣自少恥而不為因得召對授揚子尉辭不受復歸禾川邑令修謁通問昭慶不與之見令銜之會閱編戶乃籍昭慶為新擬軍時後主嗣立昭慶復走金陵再獻經國治民論大氏指述池州采石諸要害之處及東海隅可恢拓之畧擢著作郎是時方奉中朝凡歲慶賀貢方物牋表及廷勞宴餞之辭率命昭慶為之昭慶與徐鍇兄弟不相能鍇前通謁而不署名銜昭

慶怒諾而擲之會容將李師義與昭慶為隣而師義者
故錯姻婭也錯陰令師義召昭慶飲置鴆于酒毒之明
日晨起造朝暴卒昭慶治書內有禁絕三篇多天文孫
吳之術及經國論等皆行于世惟唐春秋為鉉錯所匿
不得見云

時又有何晦著唐掖言
十五卷亦為當世所稱

盧郢金陵人能文章有勇力好吹鐵笛乾德中後主命
韓德霸為都城烽火使警察非常怙權暴橫國人望其
前驅莫不奔避郢遇之調笛自若德霸叱左右捕執郢

奮臂擊十餘人皆顛蹶直前猝德霸墜馬毆之敗面傷

目德霸忿忿入訴後主叱之出顧近侍笑曰戎帥遇一

措大不能自全面目尚敢訴耶遂罷其職

馬令南唐書載德霸出鄂

調笛不輟使數卒捕鄂鄂奮肱搏之卒不能逼鄂遂去
後與黃夢錫等自國學出遇德霸不避其呵導德霸駐
騎詔曰汝等乞索輦不知憲制敢無禮耶因叱左右收
之鄂等投瓦石擊走其導從毆德霸傷面德霸詣後主
訴之後主讓曰國子監先帝教育賢材之地孤亦願此
輩與之共治汝闖監前是必越分陵辱士人所記與此
畧異

明年鄂舉進士試王度如金玉賦擢第一徐鉉為

鄂姊婿嘗受後主命撰文累日未就鄂曰當為君抒思

適庭下有石十夫不能舉郢戲弄之有頃索酒頓飲數
升復弄如初忽顧筆吏口占使書不竄易一字鉉服其
工遂以郢文進後主謂鉉曰語勢道俊似非卿作鉉以
實對郢由是知名

一云擢任近職

國亡入宋知全州卒

章僚雅善著述後主時充如京使奉使高麗具得其國
山川事蹟物產謨海外使程廣記三卷

春秋續演繁露作海外行程記

云中間引保大初徐弼使事為證

史虛白為之序大氏言高麗有二京

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內列十省四部官朝服紫丹緋

綠青碧俗喜匾頭生男旦日按壓其首又言高麗多銅
田家饑具皆銅為之有溫器名服席狀如中國之鐺其
底方其蓋圓可容七八升地志家多稱其書為博洽云

章條程大昌
亦作張僚

十國春秋卷二十八

十國春秋卷二十九

檢討吳任臣撰

南唐十五

列傳

魯宗範

毛炳

邵拙

黃載

朱存

朱弼

魯宗範廬陵人家故貧竈薪不屬而讀書自若意豁如也九經子史廣貯一室皆手自校定會烈祖初建學校

典籍殘闕下詔旁求郡縣吉州刺史賈皓就取崇範本
進之以私緡償其直崇範笑曰墳與天下公器世亂藏
于家世治藏于國其實一也吾非書肆何酬價為皓赴
闕與崇範俱至金陵表薦之授太子洗馬崇範復守廉
儉惟以月俸自給凡四時錫賚及非次優與悉頒諸親
舊之貧者元宗即位尤重之除東宮使卒于官

毛炳洪州豐城人好學不能自給因隨里人入廬山每
為諸生曲講得錢即沽酒盡醉時彭會好茶而炳好酒

或嘲之曰彭生說賦茶三片毛氏傳經酒半升炳聞之
微哂而已自後遊螺川諸邑遇酒輒飲不醉不止嘗宿
于酒家醉甚誤坐爐炭翼日尻痛疑為所苦撻訊之乃知
其故又嘗醉臥道旁有里正掖起之炳瞋目呵之曰醉
者自醉醒者自醒亟去毋撓予睡

馬令南唐書云里首
張谷掖炳而起炳曰

毛炳不干於張谷張谷不學
於毛炳醉者自醉醒者自醒

後徙居南臺山數年忽書

齋壁曰先生不住此千載惟空山因大醉一夕卒

邵拙宣城人孤峭不撓博通經史飲酒至百杯不醉一

日偶沉酣過度遂覆觴絕飲有詩百篇曰廬嶽集又有手鈔史傳文集三百卷及卒門人袁氏買地葬之

黃載字元吉其先江夏人世為農載釋耒耜就學于廬山師事虔人劉元亨精究經史能文章一舉不中第歎曰士規模于塞淺之文去取于有司之手其去道不甚遠乎遂不復進取以教授為業載事母有孝名性嗜酒函丈之間多置罍缶興來輒飲而義理不亂嘗釋禮經若干卷其直百千為人取去笑曰彼無貲者也將藉此

以成家亦我之德了不介意諸生有醵會市羊者是夜
夢一羊望載乞命載出已緡酬直而畜其羊又飼一犬
亦頗馴每出入則羊犬聯隨時人號曰犬羊仙且紀其
事云金陵陷載以隱居獲免宋天禧末一夕醉死年七
十妻與子皆先卒

朱存金陵人保大時嘗取吳大帝及六朝興亡成敗之
迹作覽古詩二百章章四句地志家多援以為證

朱弼字君佐建州人舉明經第一授國子助教知廬山

國學盧絳劇鰲諸葛濟飲博不逞患苦諸生學官依違
無敢問者及弼至一切繩以禮法升堂講說座下肅然
絳等亦媿服引去生徒自四方來者數倍平時國亡歸
宋補衡山主簿秩滿求為南嶽令卒

沈彬

史虛白

陳陶

陳貺

鄭元素

廖凝

洪文用

沈彬洪州高安人唐末應進士不第

雅言參述云彬嘗夢錦衣貼月飛翬

者謂身不入月不及第也

遂浪迹衡湘會楚武穆王稱霸湖南彬獻

頌德詩武穆王欲辟署莫府以有足疾而止由是隱雲

陽山好神仙喜賦詩句法精美

江南野史云與浮圖輩虛中齊已以詩名互相

吹尋歸鄉里烈祖輔吳表授秘書郎

江南野史云彬知先主欲取楊氏因

獻觀畫山水圖詩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先主夙聞其名覽之而喜遂授秘書郎

與元宗

遊俄乞骸骨還山以吏部郎中致仕元宗遷南都彬年

八十餘來見曰臣久處山林不預世事臣妻曰君主

郎君今為天子何不一往臣遂忘衰老而來元宗命無

拜厚賜粟帛以其子元為秘書省正字彬先歲常指鍾

山雷擊柏木四片曰此天所以賜吾也亟命工治為櫬

諸子不敢違已又策杖郊原手植一樹識之語其子曰

吾當藏骨于此及卒伐樹掘地至丈餘得一石櫬製作

精麗光潔可鑒蓋上有篆云開成二年壽櫬

案馬令南唐書鄭文

寶南唐近事皆云蓋上刊八篆字云開成二年壽櫬一所今從陸游南唐書又江南野史云彬將葬穴其處乃古冢也其間見一石燈臺上有漆一盆塘頭獲一銅牌上鐫篆文又云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葬留待沈彬來所紀與此畧異舉棺就之廣袤中度彬有都門送客再

過金陵諸詩盛稱於世次子廷瑞有道術人皆呼為沈

道者嗜酒却粒寒暑一單褐數十年不易跣行日數百里林棲露宿多在玉笥浮雲二山死之日有人見乘舟江上而去後視其墳陷裂尺餘矣

江南野史載廷瑞嘗醉至縣治直造階上

縣令戲之曰沈道者何日道成廷瑞應聲奪筆就几而書曰何須問我道成時紫府清都自有期手握藥苗人不識體含仙骨俗爭

知云云令乃慚謝

史虛白字畏名世家齊魯

南唐近事云北海人

虛白隱居嵩少著

書中原喪亂與韓熙載南渡時烈祖輔吳方任用宋齊丘虛白誦言曰吾可代彼齊丘不平欲窮其技能召與

宴飲設倡樂奕碁博戲酒數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虛
白方半醉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輟俄而衆篇悉就
詞采磊落坐客驚服因說齊丘以五可十必然之論多
引湯武伊呂事齊丘謝曰子道大吾不能了此引見烈
祖烈祖曰江南地如覆甌子何以教我虛白為言中原
方橫流獨江淮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以定大業毋失
事機為他日悔

鈞磯立談載虛白對曰昔關中父老語
劉德興曰長安千門萬戶是公家百姓

五陵駢絡是公家墳墓拾此將欲何之故小人亦以是
為使君顧倘不能拓定中土王有京雒終不足言也

烈祖喜其言而不能用擢為校書郎稍遷州從事以羈縻之虛白耻初言失謝病去南遊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雙犢版轅掛酒壺車上山童總角負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絕意世事保大初熙載為史館修撰薦虛白可用元宗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艸野之人漁釣而已安知國家大計賜宴便殿醉溺于殿陛元宗曰真隱者也賜田百頃放還山及淮甸不寧元宗獻江北地求成虛白乃為割江賦以諷曰舟車有限汭汀島以俱

閑魚鼈無知尚交游而不止已而遷都南昌元宗舟次
蠡澤虛白鶴裘藜杖迎謁道旁元宗駐蹕勞問曰處士
居山亦曾有所賦乎曰近得谿居詩一聯使誦之曰風
雨揭却屋渾家醉不知元宗變色厚頒粟帛又知其嗜
酒別賜御醞數壺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高不可屈可
使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則立功業以道事明
主愚則負薪捕麋以養其母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
公鉉越媿嘆卒年六十八將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

飲之畧盡尚留一榼吾死置藜杖及此酒于棺中四時

勿用祭享無益死者吾亦不歆子皆從之

南唐近事曰
虛白卒其子

每因節序必修奠訖紙繒於靈座紙皆不
化用意焚之火則自滅遂不復更祭奠云

著有釣磯

立談一卷言江南廢興事頗備

宋天聖中虛白孫溫官
虞部員外郎獻虛白文

集仁宗愛之追號
虛白冲靖先生

陳陶劔浦人少學長安昇元中南奔將詣金陵見烈祖

自度與宋齊丘不合隱居洪州西山常曰世豈無麟鳳

國家自遺之耳

陶少與水曹任畹相善寓之詩云好向
明時薦遺逸莫教千古弔靈均又自承

云近來世上無徐庶
誰向桑麻識卧龍

陶博物

海錄碎事云陶以詩名兼
釋老學自號三教布衣

善知歷象保大末有星孛於參芒指東南陶語人曰國
其幾亡乎已而果失淮南元宗遷南都至落星灣將訪
以天象恐陶不肯盡言以其素嗜鮓使人偽言售鮓至
門陶出啗鮓喜甚售鮓者曰官舟至落星矣處士知之
乎陶笑曰星落不還元宗聞之不懌既至南都殿前得
殘獸一足無有知其故者遣使問陶陶曰是夜乃貪狼
星直日故爾元宗嘆曰真鴻儒也將召見會元宗晏駕

遂絕意仕進以修養燒煉為事西山產靈藥陶與妻日

斲而餌之而二子小字祖梨

陶有詩云嵯溪老叟無人問間列祖梨教六點蕊指

二子也

或問其優劣荅曰味雖不同皆可於口久之變姓

名徙去不知所終開寶中南昌市有老翁了髻被褐與
老嫗賣藥得錢則沽酒市鮓相對飲啗既醉歌舞道上
其歌曰藍采和藍采和塵世紛紛事更多何如賣藥沽
美酒歸去青崖拍手歌或疑為陶夫婦云

陳貺

一作况

閩人性淡漠孤貧力學積書至數千卷隱廬

山幾四十年慶弔人事都未暫往衣食之絕不以動心
有季父為桑門時時賴其資給苦思於詩得句未成章
已播遠近

江南野史云賦有詩數百
首骨格強梗出于常態

學者多師事之元

宗聞其名以幣帛往徵賦入見幘巾條帶布裘鹿鞞進
止間雅有度時方祁寒元宗見其衣單薄降手札曰欲
以綾綺衣賜卿卿必不受今賜朕自服絢縑衣三十事
卿其領之賦獻景陽宮懷古詩元宗稱善詔授江州士
曹掾固辭乃賜粟帛遣還山卒年七十五

賦五十步娶
有慶之者曰

處士新昏宴爾安乎谷曰僕少處山谷莫預世事不知
衣裾下有寧馨事及就徵或問細君置之何所對曰暫
寄師叔彈院曰婦人年少何可不防閑谷曰肩銅
之矣曰如水火何曰鑰匙亦以付之其淳質如此

鄭元素華原人少習詩禮避亂南奔隱居廬山青牛谷
四十餘年樵蘇不費弦歌自若構一室於舍後會集古
書千餘卷遂終其身焉元素溫韜之甥也自言韜發昭
陵從埏道下見宮室閼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列
石牀牀上石函中有鐵匣悉藏前代圖書及諸王墨蹟
韜盡取之韜死元素得之為多

廖凝字熙績衡山人少隱居南嶽時登祝融峯頂觸思
成韻語一時詩人盡屈其下元宗習其名數往聘之初
不赴詔後江南賊起凝曰與其抱道而死孰與就義以
存吾宗遂出為彭澤令慕陶處士為人已而笑曰淵明
不以五斗折腰吾寧久為人役即解印歸衡山

廣輿記
云凝秩

滿但携詩卷
酒瓢而去

久之復起為連州刺史與張居詠輩為詩

友未幾復辭歸隱衡山有詩集七卷一云凝即匡圖弟
楚亡遷金陵累官水部員外郎建昌縣令江州團練副

使未知孰是也

洪文用為

缺

主簿後主時與族人澤隱泉州文圃山

人咸多其不為世屈

何溥

謝銓

李元清

何溥字令通袁州宜春人天資穎異識雲氣善地理家言元宗聞其賢累詔起之因上言天經地義之實擢國

子祭酒

一云官僕射祭酒休寧縣基記云職任國師又方回有輓祭酒何公像詩今從之

保大

中鄒廷翊相皇陵於牛頭山溥言不利極表諫諍忤旨

謫休寧令溥至邑即改縣基吳王墓後倚松蘿山前名
真武下壇形未幾卜地縣東南隅居焉舍前削石按太
極八卦諸圖茂林修竹時時披襟嘯傲其間以為常後
主時復徵不起國亡溥大哭噴血轉隱芙蓉山薊髮為
頭陀禮昭禪師別號慕真又號紫霞山人溥雖假迹禪
門絕不譚釋語每誦道德經必嘆曰真聖人也孔子豈
欺我哉由是專修長生煉化之術宋天禧初以火解所
著論氣正訣一卷傳世

謝銓會稽人仕元宗父子官銀青光祿大夫金吾大將軍國亡銓守義不辱挈家遁居祁門士論高之

李元清濠州人周師侵淮南元清父聚鄉里義士襍紙為鎧號白甲軍與官軍同守濠州水寨兵潰元清徙金陵趨捷善走能及奔馬常步入汴洛刺事後主嗣位以吉州永新與湖南聯境命元清為永新制置使每數月一託疾不坐衙微服入湖南境人無知者敵人動息元清常預知之治境累年邊障寧晏先是夏賦準貢見絳

民以變直折閱為苦元清奏請納帛一疋折錢一貫為定制又常隨宜科率民甚便之歲總諸科物十餘萬數轉運入金陵國用賴以少濟國亡以故官起發入汴元清心誓不復仕二國因偽稱失明召驗之揮刃將及頸目不為瞬乃放歸濠州卒

盧琬

許光大

盧琬世為閩人王氏建國避地尤溪保大四年置劍州於延平津以陳誨為刺史又取尤溪隸劍州尤溪故有

戍卒禦山寇至是以琬為守將及李仁達亂閩使其將
陳匡弼襲尤溪琬拒之於東郊水亭戰甚力邑人得奔
竄不死琬兵敗乃曰吾受人邑為之守邑不守何用生
大呼而前為匡弼將劉掉刀所殺邑人相與葬琬于杉
嶺琬五子四子從戰俱歿季子幼棄艸中隣媪訪其母
送歸金陵元宗下詔褒卹授季子總管復其家

許光大保大時為汭海都巡檢居寧德縣硯江江寇至
光大持短兵接戰遂歿于陳江水如血者三日尸隨潮

歸鄉人立廟祀之

陳褒

顏詡

許規

子逝

歐陽彬

鍾離君

陳褒江州德安人故唐給事中京之後也十世同居長
幼七百口不置奴婢日會食堂上男女異席未冠笄者
別為一席畜犬百餘共以一船貯食飼之一犬不至羣
犬亦皆不食褒又築書樓延四方學者鄉隣化德獄訟
稀少有彭李者世為其傭父久喪明常聞褒子弟言舜

至孝舐瞽叟目復明李歸效之不數日父目開朗其感
人有如此昇元初詔復其家表門閭同時見旌者尚數
家皆五世同居云

顏詡禾川人故唐魯公真卿之後也詡少孤兄弟數人
事繼母以孝聞雅擅辭翰修飾禮度及末年一門百口
家法肅然聞子弟有與賓客戲者未嘗面責手寫韋昭
博奕論署於屋壁使其自媿詡季父以非禮據鄉人桑
詣縣求治邑令下詡評之詡償以已緡訟遂止卒年七

十餘

許規南陽人祖儒義不食梁粟南奔隱歙州山谷中終身不出儒生稠稠生規規好道家言為人慷慨尚義常羈旅宣歙間聞旁舍生呻呼狀就訊之曰我某郡人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因指橐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為經紀喪事敬負其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死者有父自內出驚媿之因獻金如亡兒言以為壽規不顧竟去規子述

逖字景山為人慷慨自喜有清節後主時數上書言事

得校書郎遷監察御史宋師圍金陵統軍使張雄

即李雄

擁兵數萬駐上江後主命逖召雄兵逖走上江告之故

雄素忠義即聽命已而後主以蠟書止雄於漂陽

一作漂水

逖曰此非柵兵之地留之必敗乃戒雄曰兵來慎無動

待我一夕吾當入白可與公兵俱入城逖去宋師挑之

雄輒出戰果敗死逖至收其敗卒千人而還人以是謂

逖為知兵國亡入宋召試為汲縣尉官至司封員外郎

歐陽柳字可封吉州人仕元宗父子為武昌令吉州軍
事衙推官至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性至孝兄
弟相友愛有紫芝一莖兩葩生於楹鄉人以為孝德所
感為著賦頌年九十有四

鍾離君失其姓名

案東軒筆錄註鍾離名瑾合肥人又續文獻通考亦作鍾離瑾似鍾離為

姓非邑名矣今姑從南唐書

保大中為鍾離縣令與隣邑許令締姻

鍾離女將出適置一媵婢一日使執箕帚治地至堂皇
之竄處忽泣然淚下鍾離君見之詰其故婢曰幼時妾

父於此穴地為毬窩導妾戲歲久矣而窳處未改也鍾離君驚問曰而父何人婢曰妾父前兩政縣令也身死家破妾遂落民間更賣為婢鍾離君遽呼牙僧及老吏質之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急以書詆許曰吾買婢而得前令之女吾特憐之義不可久辱當以吾女貨裝先求婚以歸此女更俟閱歲別辦裝以遣吾女可乎許令荅書曰蘧伯玉耻獨為君子君何必自專高義願以前令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輿以嫁

君女何如於是前令女遂歸許氏

吳媛

聶氏

龔氏二女

吳媛浚儀人唐史臣競之後父志野義不為梁民來奔江南遂於廬陵僑居焉媛適段甲生子未周晬而段卒父母以媛少而艷議嫁之媛勢面自誓事舅嫜極備敬謹親操井臼匪黷教所生子為善士韓熙載使江西錄其事以表於朝

聶氏太平鄉民女也父蚤歿與母居一日隨母入山採

薪母為虎攫去蹲踞方食聶持柴刀自虎後躍登其背
用手按頭連割其項同樵見者呼噪助斫之虎奮擲不
得脫自固死聶捨歸告隣里共收母屍時年十三歲也
衆咸異之

龔氏二女父慎儀為盧絳所殺事見慎儀傳二女被鹵
以行至邵武王堂香嚴寺絳置酒恣飲二女遂縊於寺
後之小墩後人名其所曰烈女臺



十國春秋卷二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沈元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國春秋卷

三十至
三十四

詳校官員外郎
楊世綸



十國春秋卷三十

檢討吳任臣撰

南唐十六



郭廷謂

朱令贇

陳大雅

盧絳

郭廷謂字信臣彭城人父全義仕為濠州觀察使廷謂
幼好學工書善騎射補殿前承旨出為濠州中門使全
義卒擢莊宅使即為州監軍周侵淮南廷謂與州將黃

仁謹

宋史作仁諫
今從南唐書

約以死守周遣諜以鐵券及其壘廷

謂拒之籍州民不逞者聚于僧寺嚴兵守之日給食隨
所能使造守具故周師終不知城中虛實久不可下元
宗歎其忠因大發戰懼命與林仁肇援壽州周世宗聞
之從下蔡浮橋于渦口築壘東西以護橋命張從恩焦
繼勲守焉廷謂語仁謹曰此濠壽之患也彼以騎士勝
利于陸我以舟師勝便于水今夏久雨淮流汎溢願假
舟兵二千斷其橋屠其城直抵壽春仁謹從之即輕櫂

沂流急趣渦口麾兵斷竿悉焚之周師大斃死者不可
計燔其資糧而還以功授武功殿使周師退保定遠又
募壯士為負販狀入定遠偵軍多寡及守將之名還曰
武行德周務勅也廷謂曰是可圖也迺籍鄉兵萬餘洎
卒五千日夕訓練依山銜枚設伏以破之斬首數百行
德挺身遁時有以玉帛子女餉廷謂者盡卻之唯取良
馬二百匹以獻以功遷滁州刺史兼上淮巡檢應援兵
馬都監及紫金山之戰將帥多降于周廷謂獨還軍守

濠州追不能及時濠守臣欲棄城走廷謂止之俄加濠州團練使治壁壘繕戈甲常若敵至世宗復南征廷謂表金陵請援且言周師日張願卑辭請和以俟機會夜出敢死士千餘襲破周營焚雲梯洞屋周人大驚相蹂躪死者甚衆既而援師不至世宗親攻城焚戰艦數百艘殺二千人進攻羊馬城又殺數百人遣謀持詔諭降廷謂廷謂度不能支奉表于周懇言世受本國爵命家在江南欲遣使稟命國主世宗許之為緩攻及廷謂使

還知金陵卒不能救集將士于壘門南嚮慟哭再拜乃
降至山陽見世宗特賜宴勞之曰兵興以來江南敗亡
相踵惟卿能犯渦口浮橋破定遠寨足報國矣濠州小
城使汝主自守豈能國哉賜襲衣金帶良馬及器皿萬
餘拜亳州防禦使以其弟本州馬步都校廷讚為和州
刺史

廷謂又有兄廷諭元宗時官太子洗馬致仕
廷謂子延澤字德潤元宗時試秘書省正字

因命

帥濠州兵攻下天長軍

宋史云降
其將馬贊

遷樓櫓戰權左右廂

都監入宋官至靜江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梓州代歸賜

第汴京開寶五年卒年五十四子延濬初廷謂之降元宗諒其力屈異于他叛者故免其家廷謂性恭謹事母以孝聞朝夕束帶立侍寒暑不變為政亦有惠愛百姓稱之

朱令贇大將軍匡業從子椎額鷹目趨捷善射軍中號為朱深眼積遷至神衛軍都虞候已又代林仁肇為鎮南軍節度使開寶中後主見討宋師已圍金陵召令贇赴難軍至湖口與諸將謀曰今為前進則北軍據我後

上江阻隔進未破敵退絕餽餉奈何乃檄南都留守劉克貞赴軍欲遲其至使代拒湖口及發而後主危急飛書督兵者接踵令贇不能守初議乃與戰擢都虞候王暉乘流而前自潯陽湖編木為大棧長百餘丈大艦至容千人將突下斷采石浮梁會江水涸舟棧艱阻而宋師密樹長木于洲渚間若帆檣狀令贇疑有伏不即進比至虎蹲洲合戰令贇所乘艦尤大建大將旗鼓宋師舟小聚攻之先是令贇創巨舟實葭葦以膏沃之名曰

火油機至是以火油縱燒宋人不能支會北風反焰自

焚水陸諸軍十五萬不戰皆潰令贊惶駭投火死

江南野史

云其子脫身在南昌

糧米戈甲俱焚無子遺烟焰不止者浹日自

是金陵外援遂絕以至于亡初軍至石碑營子苦霧盡

集如幕覆營上不復見掌外人望其氣如虹上亘于天

不祥之兆也不數日遂敗

釣磯立談云時宋師上有氣如翔鸞鳳舞狀

陳大雅字審已後主時官衛尉卿宋師圍金陵陳喬欲遣使冒圍趣上流援兵後主謂大雅曰審已儒者也平

時尚急人之急能強為孤一行乎大雅再拜言曰陛下
十餘年來焦心養士羣臣不能報稱萬一倉卒之際臣
合萬死然愚以為覆水之勢殆于難圖雖承威靈恐不
克辦後主曰孤平生喜耽禪學世味澹如也先帝棄代
時冢嫡不天越升非次雅非本懷自割江以來屈身中
朝常恐獲罪每思脫屣顧無計耳今竟煩大討孤亦安
能惜一日之辱正以旅拒既久將不見納是以欲起上
江征戍以為聲援大雅復言上江大帥朱令贇懷諫自

用無遠謀恐不足恃後主作色曰諸臣平日高談稷卨
目前但欲為任蠻奴計孤亦何所託命也是夕詔大雅
發令贊等軍大雅便疾馳至軍勸令贊倍道勤王令贊
知勢不敵謂大雅曰僕頭顱決為家國効一死與卿俱
沒無益也卿為先事入白可乎由是犯矢石潛入金陵
與後主相持泣下曰令贊軍必無成矣城陷日大雅投
殿角井中衣掛井幹不得死兵人引之出宋將曹彬命
從後主入宋拜太子洗馬歲餘忽忽而卒

盧絳字晉卿宜春人自言歙州刺史肇之後初名袞慕
晉魏絳更焉讀書稍通大旨喜論當世利病然脫略繩
檢每以博奕角觚為事舉進士不中遂棄去為吉州回
運務計吏盜庫金事覺當伏法乃更儒服亡命江湖間
至新淦客于土豪陳氏與其子弟共學絳好縱橫兵家
言日夜射獵陳氏察其非士流謂曰朝廷方求賢豪吾
子其可久留此乎因厚具裝遣行絳將還宜春中途飲
博盡費其橐中裝比至家母及兄弟咸鄙謂之絳乃入

廬山白鹿洞書院猶亡賴以屠販為事多脅取同舍生
金又持擁貨扭賈于山中持人短長索賕謝人皆患苦
之與諸葛濤蒯黿號廬山三害朱弼為國子助教將捕
治其罪復亡去往來金陵丹陽間遇大寒平地躍起拆
簷桷為薪以自濟守倉吏歸更躍倉簷自氣樓入倉中
盜米一夕往返數十久之乃上書論事未報詣樞密使
陳喬口陳所上書詞辨縱橫喬聳然異之用為本院承
旨授沿江巡檢募亡命習水戰使馬雄王川等分將之

要吳越兵于海門屢獲舟艦以善戰聞開寶中密說後主曰吳越仇讐腹心之疾也他日必為北兵羽翼以攻我臣屢與之角知其易與不如先事出不意滅之後主曰然則大朝且見討奈何絳曰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賊且賂吳越乞兵吳越兵勢湏為出俟其來拒擊之而臣躡其後國可覆也滅吳越則國威大振北兵不敢動矣後主不聽及宋師南侵絳為凌波都虞候汭江都部署守秦淮水柵戰屢勝諸將忌其能共說後主

遣絳出援潤州乃授昭武軍節度留後帥八千人陳于潤州城下北軍不敢逼入城拒守而節度使劉澄謀因計事斬絳以城降絳覺之澄乃謂絳曰都城危甚萬一不守守此何為絳曰君為守不可棄城宜赴難者絳也是夕澄遣裨將出送降款絳帥部下馳出欲冒圍入金陵圍堅不可入乃走保宣州金陵城陷諸郡皆下絳獨不降謀南據閩中過歙州刺史龔慎儀閉城拒之殺之而行宋太祖使絳弟襲招絳絳初欲殺襲以明不屈已

而卒降至汴京授冀州團練使遇慎儀兄子贊善大夫

穎于朝詬絳曰是殺我季父者執至殿陛訴寃詔屬吏

樞密使曹彬言其才略可用願宥其死太祖曰是貌類

侯霸榮何可留也斬于西市

江南野史云絳既出呼延贊當視行事絳曰萬乘帝

王斬一偽署節度使可無禮
得乎贊使馳奏上遂賜之

霸榮河東將嘗降而叛歸

殺其主劉繼恩者故太祖惡之絳臨刑大呼曰陛下獨

不記以鐵券誓書招臣乎初絳未遇時遘熱病彌日夢

白衣女子被真珠衣持蔗漿勸之飲

一云持蔗一
本令絳盡食

且歌

菩薩蠻詞以侑絳寤而憶其王京人去之闕每日他日

富貴相見于固子坡

江南野史作益家坡

至是有婦人耿玉真者

以淫亂罪同斬姿貌宛如所夢問其受刑之地即固子

坡云

絳孫器有文學登宋進士第○案鄭瑗并觀頊言曰南唐史盧絳仕江南至昭武節度使及金陵陷

暮晚勇敢死千餘由宣敘長驅入福建循海聚兵以圖興復不果而敗今句容縣東湯鎮市東有盧大王廟志云即絳祠焉令南唐書乃云金陵既平絳獨不順殺欽州刺史龔慎儀云云後斬于固子坡据舊史則絳為忠于所事而死据馬書則絳為仇人所訟而死瑗謂絳聚兵為唐興復欽既降宋則殺其守臣乃勢所宜然以宋藝祖追贈韓通錄用銜融張洎事觀之則龔穎雖為季父訟究藝祖未必遽肯殺絳句容之人必不為絳立祠

舊史當得其實姑
記于此以備考云

論曰郭廷謂屢挫勁敵力窮而降要與背主取榮者異
矣朱令贇覆軍身歿將略雅非所長而死事故不可泯
也陳大雅懷申屠之志貶節受職其初念詎及此乎盧
絳鮮克有終而才略縱橫倔強不屈始亦有足取者焉

吳仲舉

陸昭符

潘慎修

吳仲舉字太冲永興人也
有文學通春秋三傳後主時
為彭澤主簿宋師南侵曹彬檄江南郡縣納款彭澤令

已望風迎降仲舉以大義責之乃殺彬使者已而為彬所執仲舉曰吾世祿李氏國亡而死職也彬義而釋之入宋累官零陵令卒

陸昭符初名匡符金陵人也保大中官常州刺史當吳越之衝屢交兵城邑荒殘匡符為政寬簡招納逋亡未幾遂富實一日坐聽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遶案吏卒皆震仆匡符撫案叱之雷電頓止及舉案幃得鐵索重數百斤匡符亦不變色徐命舉索貯庫中交泰元年

元宗既稱藩于周是秋命匡符為進奏使置邸大梁宋
受周禪匡符避太祖名乃更名曰昭符後主嗣位御宮
門立金雞竿降赦如天子禮太祖聞而怒召昭符詰之
色甚厲昭符徐以鄙語對太祖為笑而不問是時潘慎
修為入貢使而昭符亦常往來金陵會帑藏空竭物數
難辦昭符請市于富民石守信家得絹十萬足後主大
悅宋太祖已遣李穆徵後主入朝因問昭符曰汝度若
主來否對曰君命召不俟駕安有不來及後主稱疾宋

師致討昭符又言于太祖曰臣主必死社稷已而後主降罷置邸不得調卒

潘慎修字成德尚書承祐子也以父任仕後主為起居舍人宋師南侵後主遣慎修從江國公從鑑貢買宴錢求緩師留館懷信驛及金陵已下邸吏趣從鑑入賀慎修謂國且亡何賀也奉表請罪而已宋太祖嘉其得體命為太子右贊善後主表求慎修掌書記許之後主已歿改太常博士直秘閣累官至翰林侍讀學士真宗時

江南舊臣多有言後主闇懦真宗以問慎修對曰煜或
懵理何得享國十餘年真宗深加獎嘆慎修風度蘊藉
博涉文史多讀道書善清談士大夫與遊者咸推其素
尚云

張泌

龔慎儀

周惟簡

張洎

張泌常州人後主朝仕為考功員外郎進中書舍人開
寶五年貶損制度改內史舍人後主雅好文事雖當未
運猶留意于科第以泌有文使知禮部貢舉揭榜之前

夕有程員者夢人報已與王綸等五人及第員驚喜詣省門遇楊遂張觀曾顥謂曰榜在雞行街何忽忽至此既寤則聞遂等三人中選其夏後主疑必頗任私意命張洎覆試遂再放王綸等五人乃知洎雖矯佞之弊然前定固如此明年癸酉附榜則難行之應也佞隨後主入宋以故臣見敎太宗朝佞在史館一日問曰鄉家每食多客敎談何事佞曰臣之親舊多客都下困窮乏食臣累輕而俸優故常過臣飯臣不得拒焉然止菜羹而

已明日太宗遣快行者伺其饌客即坐間取食以進果止糝飡菜羹仍皆陶器太宗喜其不隱遷官郎中似第宅在故里人稱菜羹張家云似為人長者後官河南每寒食必親拜後主墓哭之甚哀李氏子孫陵替常分俸贍給焉

龔慎儀仕後主為給事中開寶三年宋太祖欲討南漢未決詔後主諭其奉正朔後主乃命潘佑撰書遣慎儀持書使南漢漢得書大怒囚慎儀不遣後主表聞太祖

遂決意興師南漢平乃得歸

青箱雜記云慎儀奉使嶺表劉主囚之逾年不遣慎

儀乃然頂禱佛願捨宅建寺庶遂生還未幾劉主女病語云且急遣龔慎儀歸國不然我即死劉主懼遣之尋歸以宅為寺即邵武王堂里香嚴寺是也按此則慎儀之歸先于漢亡之日已今從唐餘紀傳

江南

之亡也慎儀為歙州刺史會昭武留後盧絳聞國破謀起義提兵入閩道經歙慎儀閉城拒守絳怒曰慎儀吾故人何為見拒遣裨將馬雄攻之慎儀朝服而出為雄所害

周惟簡饒州鄱陽人隱居好學問明易義後主召至金

陵起布衣為國子博士集賢殿侍講頃之以虞部郎中致仕還山金陵受圍間道召還入後苑講否卦賜金紫後主思得奇士能使兵間者張洎薦惟簡可以談笑和解乃授給事中副徐鉉使宋後主手疏言惟簡託志妙門存心道典伴臣修養不預公途益為之聲價冀動朝聽比至宋太祖召見詰責惟簡惶恐反言曰臣本野人未嘗仕宦李煜強遣來耳伏聞終南山多靈藥願得棲隱太祖許之金陵平官宋國子周易博士判監事或謂

日終南之言不訓且得罪惟簡不得已表求解官以遂
初志改虞部郎中致仕授其子繕鄆縣主簿使就養太
平興國初惟簡自終南至闕下求入見有司以致仕官
非有詔召無求對之制乃還歲餘復上表求仕除太常
博士遷水部員外郎卒

張洎字師閭改字偕仁南譙人也

宋史云全椒人曾祖改澄城尉祖蘊泗上

轉運巡官父煦
滁州司法掾

少有俊才博通墳典舉進士起家句容

尉

宋史云解
褐上元尉

以議文獻太子謚為元宗所識擢監察御

史洎自以論事稱旨遂肆彈擊無所忌大臣游簡言等
嫉之會元宗遷南都留後主居守即薦洎為後主記室
不得從未幾元宗晏駕後主立擢工部員外郎試知制
誥滿歲為禮部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與徐遊同
為清輝殿學士澄心堂建洎亦叅機密于中恩寵第一
後主每兄弟宴飲作伎樂洎獨得預為建大第宮城東
北隅及賜書萬餘卷後主常至其第召見妻子賜予甚
厚洎初與潘佑並官西省情好甚篤既而所趣漸異佑

嘆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後佑抵罪死洎頗有
力焉後主附宋貢奉事興洎奉使汴京中朝公卿喜其
有文甚加愛賞宋師圍金陵踰年洎勸後主勿降每引
符命云玄象無變金湯之固未易取也北軍旦夕當自
退苟或不虞即臣當先死及城陷洎攜妻子及素裝自
便門入止宮中時洎為光政院副使給光政使陳喬同
升閣欲與俱死喬自經氣絕洎反下見後主曰臣與喬
同掌樞務國亡當俱死又念主在誰能為主白其事不

死將有以報也

李燾續通鑑長編云國史張洎傳言洎與陳喬同升閣喬自經洎視喬氣絕乃

下而談苑載喬縊于視事廳洎猶不知國史蓋因九國志陳喬傳所云恐九國志未可信也洎既已背約不死亦何待喬氣絕乃下閣談苑又言國主求喬不得或告洎以為喬已北降明日乃得喬尸按此則所云同升閣者謬甚矣大抵城破時洎與喬猶同見國主請如前約喬遂死而洎不死爾洎固不能死所以同見國主度國主必不許其死也

歸宋太祖召責之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

因出帛書示之乃圍城日洎所草詔召上江救兵蠟丸

書也洎神色自若徐曰當危急之際望延歲月亦何計

不為臣所作帛書甚多此特其一耳

宋史載洎頓首請罪曰寶臣所為也

犬吠非其主此其一爾他尚多有
今得死臣之分也今從南唐書

太祖奇之授太子中

允太宗時累遷禮戶二部郎中

時秦國錢王俶薨太常定謚忠懿洎時判考功

為覆狀經尚書省集議虞部郎中張佖奏駁曰按考功
覆狀一句云允龍无悔實非臣子而言者况錢俶夙為
荒服未嘗畧居尊位終是藩臣故名不可稱龍位不可
為允其允龍无悔四字請改正洎對狀曰謹按易乾之
九三云云王弼云處下卦之極愈于上九之亢正義云
九三居下體之極是人臣之體也其免允龍之咎者是
人臣之極可以慎守免禍故云免允極之禍也漢書梁
商傳贊云地居允滿而能以謹厚自終楊植許由碑云
錫鉢九有允極一夫杜鴻漸諫元帥表云祿位允極過
踰涯量盧杞郭子儀碑云居允无悔其心益降李翰書
霍光傳云有伊周負荷之明無九三允極之悔張說祁
國公碑云一無目牛之全一无允龍之悔也况考功狀

內止稱云受寵若驚居亢无悔即本易亢龍无悔之語
詔曰張洎援引故實皆有依據張必學識甚淺數陳失
實可罰一月俸未幾拜右諫議大夫判大理寺又充史館修撰

判集賢院事初洎將命入貢作十詩以詆訾汴京風物
至有一堆灰之句蘇易簡得其親書及是與易簡同事
不相能語人曰清河更作異即以一堆灰之詩進呈矣
洎為少屈然以巧宦竟至參知政事至道三年病卒年
六十四贈刑部尚書二子安期方回洎風儀灑落文采
清麗兼覽道釋書通禪寂虛無之理終日清談疊疊可

聽尤險詖刻薄後主既歸宋貧甚洎尤丐索之後主以白金類面器與洎洎尚未滿意時潘慎修掌後主記室洎疑慎修教後主素與慎修善自是稍稍疎之清源郡公仲寓雅好蒲博飲宴洎切諫之仲寓謝過後有言仲寓蒲博如故者洎遂與之絕及仲寓死郢州葬京師洎亦不赴弔嘗同張伋議事不協竟為讐隙始以從父禮事伋既而不拜洎先為寇準所薦奉之甚謹未幾揣內指奏準誹謗性鄙吝雖親戚無所需及江表故舊罕登

其門與徐鉉素厚善後因論事相忤至絕交然手寫鉉文章訪求其筆札藏篋笥甚于珍玩洎有文集十五卷賈氏談錄一卷傳世

鄭彥華

子文實

劉澄

鄭彥華福州人祖父世為福建諸州刺史彥華少隸節度使李弘義帳下嘗射殺乳虎以勇聞元宗出師攻福州大將王宗文遣卒李興登樓車罵弘義弘義不勝忿募生得興者彥華請行夜縋出城外伏壕傍詰旦興猶

嫚罵不已華操鈎得輿挾以登城城上皆鼓譟弘義得
輿而甘心焉崇文遂遁還歲餘劔州刺史陳誨以水軍
攻閩彥華適出屯候官會吳越兵缺敗彥華遂以本

部降誨誨與語奇之署軍校已而周侵淮南彥華大小

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累遷至鎮海軍節度使加同平

章事後主末宋師自采石作浮梁渡江後主命彥華督

舟師萬人又遣別將杜貞

一作真

率步兵萬人同逆戰後

主親遣行戒之曰水陸兩軍相表裏則吾事濟矣比與

宋師遇貞以所部力戰彥華擁兵不救貞敗金陵聞之
喪氣遂閉壘自守以至國破竟不能正彥華之罪彥華
從後主入宋為右千牛衛將軍從征太原及幽州皆無
功猶歷諸衛將軍至左千牛衛大將軍卒年七十三子
文寶

文寶初仕後主以文學選為清源郡公仲寓掌書記未
幾遷校書郎後主歸宋羣臣皆從北遷宋詔江南故臣
皆許錄用文寶獨不肯言以是羈栖汴梁不預仕列後

主以環衛奉朝請禁絕賓謁文寶乃披蓑荷笠作賣魚者以見寬譬久之後主為之感嘆及後主已薨文寶乃始舉進士第仕至兵部郎文寶工詩其過緱山及題綠野堂為晏殊歐陽修所贈炙有南唐近事三卷傳于世劉澄者後主藩邸舊人也後主末吳越克常州兵勢日逼朝議以潤州最要害當得良將以守乃以澄為節度使鎮之臨行後主諄諭曰卿本未合離孤孤亦難與卿別但此非卿莫可委付勉副孤意澄洒淚而別還家整

輦金寶以往謂人曰此皆前後所賜今國家蒙難蓄此何為當散之以圖勲伐及吳越兵初至營壘未成左右請掩之澄時已懷向背堅曰兵出則不可勝湏救至更圖可也會盧絳援兵入城澄謀因事斬絳以城降絳覺之互相猜防是時絳怒一裨將澄私語裨將盧公恕爾爾不生矣因諭以殺絳降敵裨將曰奈家在都城何澄曰事急矣當身為之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既而絳不可殺則謂絳曰都城萬一不救守此何為者絳乃自拔

而出是夕澄遣使送款明日徧召諸將告曰澄守城數
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作計諸君謂何如衆皆大哭
澄懼生變亦泣曰澄受恩固深于諸君且有父母在都
下寧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耳于是率將吏開門降
金陵聞之益震後主方惶惑欲置其家陳喬憤切曰人
臣受重寄一旦降敵此豈可容悉收其父母妻子斬之
澄一女許嫁未適有司議宥之女曰叛逆之餘生世何
顏乃亦就戮

李德柔

劉承勲

李德柔字子懷鄱陽人也起家小吏善伺人陰私以為能捕獲亡命所至必得人號曰李猫兒元宗時累遷大理卿持法苛峻凡獄未成者悉以蘆蓆裹囚倒置之死者甚衆德柔本無學術妄矜博洽每呼馬為韓盧染工為伶倫縉紳無不掩口初元宗欲置北寺獄德柔諫曰世豈之士而俾閹豎得以舞文墨邪其議遂寢論者亦以是節取之

劉承勲失其鄉里以善心計事烈祖為糧料判官遷德昌宮使德昌宮者故內帑別藏也自楊氏建國撫有江淮比他國最為富饒山澤之利歲入不貲烈祖勵以節儉一金寸物不妄費其積如山太子嘗欲一杉木作版障有司以聞烈祖署奏後曰杉木不乏但欲作戰艦以竹代可也然德昌宮簿煩委不克盡勾校承勲獨任其事資用無筭保大後貢奉日繁愈得以為姦利畜伎數十百人每置一伎價盈數十萬教以藝又費數十萬而

服飾珠犀金翠稱之江南李德誠皇甫繼勲輩最號豪
侈未能過也宋太祖平荆湖詔沿江具舟漕其米入汴
京承勲欲預自結中朝為異時地乃請行督巨艦自長
沙抵迎鑾千柁相銜太祖覺其意而惡之國亡承勲歸
宋首自陳漕米事太祖曰此汝主勤王耳汝安得有勞
叱出特命無敘用久之客處無資裸袒乞食不勝凍餒
而死

十國春秋卷三十

十國春秋卷三十一

檢討吳任臣撰

南唐十七

列傳

孫魴

周彬

胡元龜

伍喬

康仁傑

余瓘

劉洞

夏竦
寶松

舒雅

陳元亮

張惟彬

丘旭

羅穎

吳淑

陳彭年

魏羽

洪慶元

孫魴字伯魚性聰敏好學故唐末都官員外郎鄭谷避

亂江淮魴從之遊盡得其詩歌體法吳時文雅之士駢

集魴遂與沈彬李建勲為詩社彬好評詩建勲嘗與彬

議時魴不在席以魴詩詰之彬曰此非有風雅製度但

得人間烟火氣多爾魴遽出讓彬曰非有風雅固然而

謂得人間烟火氣何邪彬笑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雜

蒼虬跡坐久烟消寶鴨香非鑪上作而何一坐大笑魴

有題金山寺詩與張祐詩前後並稱一時以為絕唱

金山

寺題詠衆咸稱張祐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之句多
為閨筆動復吟云山戴江心寺魚龍是四隣樓臺懸側
影鐘磬隔囂塵過櫓妨僧定驚濤
濺佛身誰言題詠處流響更無人
烈祖召見授宗正郎
卒有詩百篇行世

周彬永川人杜門讀書不事家人生產妻讓之曰君兄
弟皆力田畝致豐美乃獨玩故紙以自困寧有益邪彬
咲曰耕田不如耕道非兒女子所知也烈祖鎮金陵招
辟儒生彬往依之禪代後制度艸創會有事于南郊彬
著郊望論數千言廣陳前古得失上之署諸衛巡官元

宗與壽王景遂貽書交辟賜予優渥俄告歸以所得金玉繒幣列庭中顧其妻曰伯叔田畝竟孰愈彬素為鄉里所輕至是有言及者彬曰昔魯人俚孔子為東家丘况庸人乎置不問久之授大理司直歷本縣令累遷尚書郎卒

胡元龜世為廬陵人居永新少有俊才嘗謁本邑令見其風貌瓌傑因障間繪戲珠龍屬元龜詠之時邑令多所受貽元龜題句曰翻身騰白浪探爪攫玄珠蓋諷之

也令為設飲食盡歡而罷會有發其意者令大怒追捕之元龜亡入金陵館吏曹郎徐某家為其子作催妝詩立就而徐有同舍郎雅自用欲以詞賦窘元龜元龜裂牋據案為迴文體嘲之郎一辭莫措謝去由是知名未幾徐薦于宋齊丘射策入官授文房院副使居數年以省親歸天威都虞候張繼征桂林班師與元龜有舊訪其第登堂拜母盤桓信宿其為繼所重如此俄授臨川令頗著政績是時齊王景達出鎮撫州而元龜朔望起

居有慢色又常庭辱王府公侯元宗將代之已而坐娶
訟者生人婦免官徙廣陵久之會赦求叙理不報遂誤
怨詞三十篇元宗聞而鳩之時年方四十

伍喬廬江人性嗜學以淮人無出已右者遂度江居廬
山國學苦節自奮一夕見人掌自牖隙入署讀易二字
忽不見喬大嘆異輒取易讀之探索精微越數年山中
浮屠夢仰視見大星芒色甚巨傍有人指之曰此伍喬
星也既覺訪得喬傾貲奉之使入金陵應進士舉及試

畫八卦霽後望鍾山詩故事中選者主司必延之升堂
置酒時有宋貞觀者首就坐張洎續至主司賢洎文揖
貞觀南坐引洎坐于西酒數行喬始上卷主司歎為傑
作乃徙貞觀處席北洎處席南而以喬居賓席無何覆
考榜出喬得第一洎貞觀次之時稱主司精衡鑑焉元
宗大愛喬文命勒石以為永式仕至考功員外郎卒有
集一卷行世

康仁傑泉州人少祝髮為僧喜儒學頗自勵陳德誠為

池州刺史仁傑遊江淮以詩投之德誠勉令就仕薦于
朝仁傑乃易儒服至金陵會朝貴宴飲昇元閣仁傑造
席和登閣詩一坐大驚後主聞其名召見徧問風土民
俗仁傑對荅無滯詳言陳洪進據漳泉本末仍獻所業
授鄂州文學補溧陽主簿素性清儉門無私謁已而出
吉州括量屯田視肥磽以為高下人多允服遷汾陽令
金陵敗仁傑亦卒

余瓘字峴美一名賜古田人也仕元宗為左拾遺瓘善

唐律有拾遺集若干卷

劉洞廬陵人少遊廬山學詩于陳貺精思不懈或至決
日不盥居廬山二十年長於五字唐律自號五言金城
得賈島遺法後主嗣位尤屬意詩人或以洞言者洞遂
獻詩百篇卷以石城篇為首其詞石城古渡頭一望思
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讀之感愴不怡者
久之因弃去洞亦不復見省金陵受圍洞猶在城中署
于道旁云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國亡洞

過故宮闕徘徊賦詩多感慨悲傷不以不遇故作怨懣
語開寶八年卒有遺集行世同時夏寶松亦隱廬山相
與為詩友洞有夜坐詩寶松有宿江城詩皆見稱一時
百勝節度使陳德誠嘗作詩美之號為劉夜坐夏江城
云寶松吉陽人少學詩江為為羈旅臥病寶松躬嘗藥
餌夜不解帶為德之與處數年盡發其秘寶松雖善詩
而性黷貨每授弟子未嘗會講唯資帛厚者私為指授
且紹曰詩之旨訣我有一葫蘆兒將以待賈由是多私

賂焉時又有張迴者苦吟咏一夕夢吞五色雲遂精雅
道

舒雅字子正宣城人姿容秀發以才思自命保大時隨
計金陵懷所業獻于吏部侍郎韓熙載熙載一見如疇
昔館給之雅性巧黠應答如流熙載定為忘年交常與
雅易服燕戲蹂雜侍婢以為咲樂居數年熙載知貢舉
擢雅高第朝野素服雅才無間言會後主命中書舍人
徐鉉覆試雅等五人雅不就試後入宋為將作監丞已

而充秘閣校理與吳淑齊名久之出知舒州見山水奇

秀有終焉之志秩滿掌靈仙觀卒年七十餘

雅有山海經圖若干

卷

陳元亮永春人與兄保極同仕後主

閩書云保極登天成三年進士仕南

唐為大理評事充武義節度掌書記尚書左司員外郎誥詞美其含華葆光握蛇吐鳳

俱以才學

名後主稱為二英

張惟彬西昌令翊之弟也幼以通誦二經中童子科有

文章名及長授蘄州黃梅尉未幾改武昌崇陽主簿復

入選除廬陵令既代未行而金陵陷疾作卒

丘旭字孟陽宣城人旭本農家子弱冠始讀書習為辭章俄隨計金陵凡九舉而曳白者六七旭自勵彌篤不為恥由是學益進後主時試德厚載物賦擢第一人國亡歸宋呂蒙正判銓久習旭名問曰若非能為賦者乎旭曰江南獻賦適為第一蒙正曰聞名舊矣謂為古人乃並世邪薦授令錄遷京秩卒于衡州常纂古名賢遺言為賓朋宴語行世其詞賦得故唐程度體時人取以

為法

羅穎南昌人涉獵經傳與里人彭會同以辭賦稱開寶中詣金陵試銷刑鼎賦儒術之本論有司以鄧及為第一穎居末榜既上後主遷穎第二手筆圈其名是夕穎夢黑氣環身有長人自上挽而出之及宋師下金陵穎再舉不第道經漢高祖廟作詩誚之頃之輒自免冠鞠伏數日卒

吳淑字正儀潤州丹陽人父文正仕吳至太子中允好

學多自繕寫書籍淑幼俊爽屬文敏速韓熙載潘佑以文章著名一見淑深加器重自是每有滯義難于措詞者必命淑賦述以校書郎直內史國亡歸宋久不得調後以近臣薦授大理評事與修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又作事類賦以獻累官職方員外郎卒

陳彭年字永年撫州南城人父省躬鹿邑令彭年幼好學母惟一子絕愛之禁其夜讀書彭年篝燈密室不令母知年十三著皇綱經萬餘言為名輩所賞後主聞之

召入宮令幼子仲宣與之遊金陵陷彭年師事徐鉉為
文舉宋太平興國中進士後附王欽若丁謂仕至兵部
侍郎事具宋史大中祥符九年卒彭年博聞強記所著
文集一百卷唐紀四十卷江南別錄若干卷

魏羽字垂天歙州人少能屬文上書後主署弘文館校
書郎時建當塗縣為雄遠軍以羽為判官宋師渡江出
其境以城降擢為太子中舍累官禮部侍郎卒又有劉
式者袁州人亦後主時舉三傳中第歸宋歷任至刑部

員外郎

洪慶元江寧人祖勲烈祖時崇文館直學士父壽桐城令慶元喜讀書善文章獻書後主授奉禮郎補新喻令國亡歸宋為寃句令

應用

王文東

朱澄

高太冲

陶守立

顧閔中

梅行思

曹仲元

周文矩

顧德謙

厲昭慶

董源

徐熙

解處中

韓幹

董羽

衛賢

王齊翰

蔡潤

竹夢松

應用以書法名江南善寫細字微如毛髮嘗於一錢上
寫心經又于粒麻上寫國泰民安四字時又有王文秉
者善小篆字畫遠過徐鉉所書紫陽石磬銘千字文傳
于世

朱澄事元宗為翰林待詔工畫屋木嘗與高太冲等合
畫雪景宴圖時稱絕手太冲工傳寫寫元宗真得其神
思亦為待詔

陶守立池州人保大間應舉不第退居齊山以詩筆丹

青自娛工畫佛道鬼神山川人物後主金山水閣有十六羅漢象故守立所繪也

顧閔中事元宗父子為待詔善畫人物是時韓熙載好聲伎專為夜飲賓客孫雜無復拘制後主惜其才置不問狀欲見其尊俎鐙燭間觥籌交錯之態度不可得乃命閔中夜至其第竊窺之目識心記圖繪以上故世傳有韓熙載夜宴圖云

梅行思

一作再思

江夏人繪人物牛馬妙絕而最工於雞以

此知名世號為梅家雞仕後主為待詔品目甚高

曹仲元豐城人也後主時為待詔善畫道釋鬼神初學
吳道元不成棄其法別作細密以自名家尤工傳彩嘗
於建業寺畫上下壁八年不就後主責其緩命周文矩
校之文矩曰仲元繪上天本樣非凡工所及故遲遲如
此後主乃加慰諭焉

周文矩句容人以繪事為後主翰林待詔工道釋鬼神
車服樓觀尤精士女而彩色纖麗後主嘗令文矩畫南

莊圖覽之歎其精備開寶中進其圖於宋文矩有遊春
搗衣熨帛繡女等圖傳於世

顧德謙江寧人善繪人物風神清劭舉無與比後主愛
重之常謂曰古有愷之今有德謙二顧相望繼為畫絕
矣

厲昭慶豐城人工畫人物官翰林待詔隨後主入宋受
圖畫院祇候

董源一作元善畫後主時為後苑副使畫多作山水龍離

蟄出洞升降自如又工人物一日後主生碧落宮召馮
延巳論事至宮門逡巡不敢進後主使趣之延巳云有
宮娥著青紅錦袍當門而立未敢竟進使隨共諦視之
乃八尺琉璃屏畫夸光于上蓋源筆也

徐熙江寧人世為江南仕族識度閒放以高雅自任善
畫花木禽魚蟬螭蔬果後主絕愛重其蹟熙常於雙縑
幅素上畫叢艷疊石傍出藥苗雜以禽鳥蜂蟬之妙乃
供後主宮中挂設之具謂之鋪殿花次日裝堂花

解處中事後主為翰林司藝特於畫竹盡嬋娟之態又有韓幹者工畫水官畫院學生皆有名一時

董羽字仲翔常州人口吃不能疾談俗號董啞子善繪龍水海魚事後主為翰林待詔鍾陵清涼寺有元宗八分題名李蕭遠艸書羽畫海水為三絕羽又畫後主香花閣圖屏大被稱賞後歸宋宋太宗嘗令畫端拱樓下龍水四壁極其精思一日太宗與嬪御登樓時皇子尚幼見畫壁驚啼亟令圻墁羽卒不受賞云

衛賢為內供奉長于樓臺人物嘗作春江圖後主為題
漁父詞于其上又有王齊翰善繪佛道鬼神金陵陷步
卒李貴入佛寺得齊翰所畫羅漢十六幅以出又蔡潤
工畫船水始隨後主歸宋隸入作司彩畫匠人後因畫
舟車圖貢上遂補畫院之職時又有竹夢松亭後主官
別駕工畫人物宮殿巧絕冠代夢松溧陽人

十國春秋卷三十一

十國春秋卷三十二

檢討吳任臣撰

南唐十八

列傳

裴長史

徐幼文

占夢僧

吳廷紹

李廷珪

裴長史失其名新羅國人慕華來歸居之建州城中長史則其本國官稱也後主朝金陵危困建州通守查元

方知其有伎術遣赴金陵五月行至歙州長史託疾不
進密告刺史龔慎儀監軍軫錫曰有狀託之附奏中言
金陵事者五一金陵立春節後有灾寧謐無事二潤州
城九月當陷三朱令贇氣候不過池州四江州血氣覆
城五明年春末夏初血塗原野已而皆如其言

徐幼文得索統占夢之法為人斷休咎多奇中馮延魯
子侯舉進士一夕夢登崇孝寺幡刹極高處打方響詣
幼文叩之幼文曰雖有聲價至下地耳明年侯成名或

有誚其無驗者幼文曰誠如吾語後當知之未數日中書奏主司取士不當遂追榜御試僉果覆落

占夢僧不知何地人馮延巳鎮臨川聞朝議已有除替一夜夢通舌生毛僧解之曰毛生舌間不可雜也相公其未替乎旬日間果寢命

吳廷紹為太醫令烈祖因食飴喉中噎國醫皆莫能治廷紹尚未知名獨謂當用楮實湯遂進一服疾失去馮延巳苦腦中痛數日不減廷紹密詰厨人曰相公平日

嗜何等對曰多食山鷄鷓鴣注紹曰吾得之矣投以甘
豆湯亦愈羣醫默識之他日取用多不驗或叩之答曰
噎因甘起故以楮實湯治之山鷄鷓鴣皆食烏頭半夏
故以甘豆湯解其毒耳聞者大服

李廷珪工造墨與父超自易水來江南定居歙州初姓
奚後賜姓李氏廷珪弟廷璋子文用皆襲其業

輟耕錄
又言是

珪有弟廷寬承宴文用為承宴之子然多不及廷珪江南以澄心堂紙龍

尾硯

案龍尾硯元宗時硯官
李少微造見涪溪集

及廷珪墨為文房三寶當

其時有貴族嘗誤遺廷珪墨一九於池中疑為水所壞
因不復取既逾月臨池飲偶墜金器乃令善泅者下取
之併得所遺墨光色不變表裏若新緣是世多知寶藏
云又南唐拾遺記載韓熙載延欽工朱逢燒墨命其所
曰化松堂墨曰元中子又目名麝香月篋而寶之又
輟耕錄紀南唐墨工李氏外有耿文
政耿文壽盛通盛真諸人附記于此

御厨

楊花飛

楊名高

李家明

王感化

李冠

御厨失其姓名故唐長安舊人也從中使至江表聞崔

允誅北司遂亡命而御厨留事吳及烈祖受禪御膳宴
設賴之略有中朝承平遺風其食味有鷺鶩餅天喜餅
駝蹄餤春分餤密雲餅鐺糟炙瓏璫餤紅頭簽五色餛
飩子母餛頭諸法一時稱爲精絕

楊花飛者保大初居樂部元宗初嗣位春秋鼎盛留心
內寵宴私擊鞠畧無虛日嘗乘醉命花飛奏水調詞進
酒花飛唯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元宗
悟覆盃大懌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且曰使孫陳二主得

此一語固不當有銜璧之辱也

馬令南唐書以此事屬王感化今從陸游南唐

書

翼日罷諸宴賞勵精庶事圖閔弔楚幾致強霸時又有楊名高者本名復名高其優名也寓黃幡綽著笑林頗行于時辭鄙不載

李家明廬州人與楊花飛為同伍善詆諧滑稽保大初晉王景遂等皆以皇弟加爵而恩未及臣下家明因曲宴日俳戲為翁媼列坐諸婦進飲食拜禮頗繁翁媼怒曰自家官自家家何用多拜邪元宗咲曰吾為國主恩

不外覃由是百官進秩有差嘗從元宗遊後苑元宗登
臺望鍾山曰雨即至矣家明曰雨雖來必不敢入城元
宗怪而問之家明曰懼陛下重稅元宗遂命權務減征
之半宋齊丘止一子輒死悲哭踰月齊王景達勉之不
肯止家明曰是易喻爾作紙爲大書其上曰一子不能
捨如讓皇百口何縱之墜其庭中齊丘取觀收淚而出
鄱陽王延政至金陵公卿宴於邸第延政各賜予家明
諛之曰賤工無伎告大王乞賜一物大殷平天冠今已

無用家明敢取為優服延政默然因怏怏病薨

入江南野史云

嗣主于苑中命元僚臨池而釣諸臣皆屢引其鱗惟嗣主無所獲家明見其猶豫乃曰臣昧死敢上芻蕘曰王甃金鈞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悠溶凡鱗不敢吞香餌知道君王台釣籠嗣主大喜又家明母死會嗣主聽政之暇坐于便殿書艸字家明因詐曰臣每竊學人署字與之無疑嗣主曰卿能學孤否家明曰臣雖愚陋願效神蹤嗣主乃于麻紙上大押字命試學焉家明得之執於艸字上書云宣州于上洪庫錢二百千付家明安母親笑因而賜焉

元宗失江北遷南都龍舟至趙屯舉酒望

皖公山曰好青峭數峰不知何名家明對曰此舒州皖公山也因獻詩曰皖公山縱好不落御觴中元宗太息

為罷酒

馬令南唐書載家明詩云龍舟輕颿錦帆風正
值宸遊望遠空迴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

孟中與

後主時家明老而無寵

又南唐拾遺記載金陵
有樂官山南唐樂官所

此不同

葬處也宋初下南唐諸將置酒作樂樂
人大慟殺之聚瘞此山因名附記于此

王感化建州人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初隸光山

樂籍後入金陵繫樂部為歌板色保大中絕有寵元宗

暑月曲宴相臣嚴續等于北苑有老牛息大樹之陰命

樂工詠之感化遽進曰困卧斜陽噍枯艸近來問喘更

無人續等有慚色

江南野史又以此
詩為李家明所詠

元宗嘗作浣溪沙

二關手書賜感化菡萏香銷翠葉殘與手捲珠簾上玉

鈎是也後主即位感化以詞札上後主感動優賞之

詩話

類編曰李嗣主宴苑中有白野鵲飛集嗣主令感化賦詩應聲曰碧山深洞恣遊遨天與蘆花作羽毛要識此來樓宿處上林瓊樹一枝高嗣主大悅手寫浣溪沙賜之云云又曰感化少聰敏未曾執卷而多識善為詞建州節帥更代餞別感化獻詩曰旌旆赴天臺溪山曉色開一家悲更喜迎佛送如來又題怪石一聯云艸中誤認將軍虎山上曾為道士羊

李冠者散樂也善吹洞簫悲壯入雲元宗將召隸教坊會軍旅事興不暇未幾元宗殂國家多故音樂之事遂

成衰減初司徒李建勲號知音遇冠絕嘆賞之建勲死
冠無所依因渡江北遊流落梁宋間每醉輒登市樓作
數曲聽者慘沮人以比李龜年丁天寶之末云冠一作

冠子

又南唐近事云進士李冠子善吹中管妙絕當代上純
邵公嘗聞于元宗元宗甚欲召對屬淮南句多故盤桓
暮月戎務日繁竟不獲見出閤日李建勲贈一絕云韻
如古澗長流水怨似秋枝欲斷蟬可惜人間容易聽新
聲不到御樓前以冠
子為進士未識所据

彭利用

彭利用廣陵人也周師下淮南利用南奔僑居廬陵性

朴鄙雖燕居對家人稚子必據書史斷章破句以代常
譚俗謂之掉書袋因目為彭書袋時有問其姓者對曰
隴西之遺苗昌邑之餘胄又問其居處對曰生自廣陵
長僑螺渚其僕夫嘗有過利用責之曰始我以為紀綱
之僕人百其身賴爾同心同力左之右之今乃中道而
廢悔慢自賢而今而後過而勿改予當循公減私捷諸
市朝任汝自西自東以邀以遊而已又利用喪父客過
唁之對曰家君不幸短命諸子餬口四方歸見相如之

壁空餘仲堪之棺實可痛心疾首不寒而慄遂大慟會
隣家火利用往救徐望之曰煌煌然赫赫然不可嚮邇
自鑽燧而降未有若斯之盛其可撲滅乎又嘗偕賓客
遠遊俄不告而返詰旦復至問之故利用曰忽思朱亥
之椎猶倚陳平之戶切恐數鈞之重轉傷六尺之孤其
言類俳謔多如此利用雖舉進士坐是六上不第年六
十一夕宴寢而卒

利用故腐儒以其語涉俳
笑姑依馬氏附談諧之末

十國春秋卷三十二

十國春秋卷三十三

檢討吳任臣撰

南唐十九

列傳

僧休復

僧無殷

僧緣德

木平和尚

僧應之

僧文益

僧深

僧慧朗

僧智明

行因禪師

僧清稟

僧行言

僧智筠

僧文遂

僧匡逸

僧守訥

僧玄寂

小長老

僧休復北海王氏子也幼出家十九納戒烈祖創清涼道場延居之保大元年十月朔致書辭元宗取三日夜子時入滅元宗令本院至時擊鐘及期衆集休復端坐警衆曰無棄光影語絕而逝時元宗聞鐘聲登高臺遙禮深加哀慕收舍利建塔焉

僧無殷福州人俗姓吳氏七歲從雪峰出家後往吉州禾山學徒雲集元宗召而問曰師從何處來無殷曰禾

山來曰山在甚處無殷曰人來朝鳳闕山岳不曾移元
宗重之詔居東都祥光院復乞入山以翠巖棲止焉建
隆元年卒諡法性禪師

僧緣德臨安人俗姓黃氏少事東山勤公薙髮為沙門
已而至襄州清谿修道久之住洪州上藍精舍會宋齊
丘至衆僧趨迎緣德閱經自若齊丘傍立睨之緣德不
甚顧齊丘問上座看甚經緣德舉示之齊丘異焉歷請
住舍利幽谷雙嶺諸刹緣德去留所至頽然默坐而學

徒自成規矩平生著一衲裙以繩貫其褶處夜申其裙
以為衾後主聞其名召入禁中問佛法大意勅建寺於
廬山宋師南侵胡則據守江州宋將曹翰部曲度江入
寺僧皆驚走緣德正坐如平時翰至不起不揖翰怒呵
曰長老不聞殺人不眨眼將軍乎緣德熟視曰汝安知
有不懼生死和尚邪翰大奇之曰禪者何故而散緣德
曰擊鼓自集翰命裨校擊之僧無至者翰曰不至何也
緣德曰公有殺心故爾乃自起擊之僧人咸集翰再拜

問決勝之策曰非禪者所知也太平興國二年十月七日登堂曰脫離世緣乃在今日屬門人累青石為塔曰它日塔作紅色吾再至也言訖而逝謚道濟禪師

木平和尚保大中至金陵知人禍福死生所言多中元宗召見于百尺樓木平指樓曰此宜望火初不喻其意及淮甸交兵龍安山置烽堠應江北常登樓以觀動靜其言遂驗又慶王尚幼元宗問壽命幾何木平曰郎君聰明智哲預知九十年事遂書九十二字予之後慶王

薨得年十九其書九十而繼以乙字者乃乙其九十而

為十九也

南唐近事載木平云壽當七十是歲疾終年十七益反語以對之也今從南唐書

一

云木平見元宗時掛木餅於杖頭忽引餅自蔽元宗不能見後為置寺宮側遂名木餅寺云

僧應之本王姓其先閩人也能文章習柳氏筆法以善書冠江左初舉進士一黜于有司投冊罵曰吾不能以區區章句取程于庸人遂削髮為浮屠保大中賜紫命寫楞嚴經既成上之元宗曰是深得公權之法者也

缺

書名由是益振遷右街僧錄固辭求居奉先禪院許之應之多著述尤喜音律嘗以讚禮之文寓諸樂譜其聲少下而終歸梵音讚念協律自應之始

僧文益餘杭魯氏子也七歲依睦州僧全偉落髮已而旁通儒典又詣明州希覺聽講釋書希覺曰我門之游夏也元宗重其人延住報恩院賜號淨慧禪師嘗有獻畫障子者文益問曰汝是手巧心巧曰心巧文益曰誰是汝心其人默然無對隨機善誘皆此類也保大末政

亂國危上下不以為意文益因觀牡丹獻偈以諷曰髮
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元宗

頗悟其意交泰元年得疾元宗親加禮問未幾薨髮澡
身跏趺而逝顏貌如生年七十四公卿以下素服奉全
身于江寧縣丹陽起塔謚大法眼禪師塔曰無相後主
命文益弟子行言為導師開法再謚文益曰大智藏大

導師

案五代史補載僧謙光素有才辨飲酒茹葷不殊
于衆嘗與國主對食從容語及釋氏果報因問吾

師亦有志願否謙光對曰但得鶩生四足鰲加兩裙願
足矣或以為謙光即文益也疑文益不應有此事姑識

此于

僧深居金陵說法元宗嘗置綵一篋劍一具謂深及文
益曰高座若問答得當賜雜綵否則賜劍文益升座深
曰今日奉勅叅問師還許不文益曰許深曰鷄子過新
羅捧綵便行一日同智明過淮見漁人布網有魚從網
出者深曰此却與衲僧相似智明曰爭如當時不入網
羅深曰公少悟矣智明至中夜方省

僧慧朗居廬山化城寺宋齊丘常請開堂說法一時稱

為法眼宗高座

僧智明住金陵清凉禪院後主延之登座有僧問言句盡落方便不落方便智明曰國主在此不敢無禮其玄機多如此

行因禪師居廬山佛手巖學道後主禮重之詔居棲賢寺一夕大雪忽逃歸舊隱托巖立化

僧清稟泉州人常叅雲門印悟後主迎居光睦未幾召入澄心堂集諸方語要凡十年出住瑞州之洞山

僧行言泉州人後主建報慈院令行言大闡宗風會衆
二千餘人署號曰玄覺導師行言升堂有云示生非生
應滅非滅生滅洞已乃曰真常又曰言假則影散千途
論真則一空絕迹皆為見道之言

僧智筠河中王氏子也精通禪理初住棲賢後主創淨
德院于金陵延居之署號曰達觀禪師常曰吾不能投
身巖谷滅迹市廛而出入禁庭以重煩世主吾之過也
屢請還山後主錫以五峰棲玄禪院

僧文遂杭州人本陸姓嘗為楞嚴經註釋就謁于師文
益述已所業文益曰楞嚴豈不有八還義邪文遂曰然
曰明還何處對曰明還日輪曰日還何處文遂愀然無
對文益戒令焚所註之文自是始忘知解禪學日進後
主署雷音覺海大導師

僧匡逸明州人為文益高座弟子後主詔居金陵報恩
院署號凝密禪師

僧守訥字妙空嗣法于雪峰住嘉佑禪院後主時三詔

不起國人高之

僧玄寂姓高氏故唐節度使駢族子也弃家祝髮博極
羣書善講說而脫畧跌宕無日不醉嘗自號為酒禿云
後主召講華嚴梵行一品賚金帛甚厚玄寂即日盡送
酒家日夜劇飲醉則從小兒數十浩歌道中歌曰酒禿
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丘不見江河變陵谷一
日醉死石子岡

小長者淮北僧也或云即江南江氏子

宋咸笑談錄
云李煜有國

日樊若水與江氏子共謀江年少而黠時李主重佛法
即削髮投法眼禪師為弟子隨逐出入禁苑因遂得幸
法眼示寂代其住持建康清凉寺號曰小長老凡國中
虛實盡得之先令若水走闕下獻下江南之策江為內
應又鄭毅夫江氏書目云江氏名正字元叔江南人太
祖時同樊若水獻策取李氏又龍衮江南野史云北朝
間後主崇奉釋氏陰選少年有經業口辨
往化之號為小長老其說不同如此
自言慕化遠

至朝夕入論六根四諦之說後主大喜謂之一佛出世
身被紅羅銷金衣後主誚其大奢答曰陛下不讀華嚴
經寧知佛富貴乎因說後主廣施梵刹又請於牛頭山
大起蘭若廣聚僧徒日設齋饌食有不盡者明日再具

謂之折倒識者謂折倒乃敗徵也金陵被圍後主召小長老問禍福對曰臣當以佛力禦之乃登城大呼周回數四後主令僧俗軍士念救苦菩薩滿城沸涌未幾四面矢石交下復召小長老麾之稱疾不起始疑其誕遂

鳩殺之

按揮塵後錄引笑談錄云其後李主既得各命以官江後累與名州家于安陸據此則所鳩者

非真又以計免歸來也

先是淨德尼院凡八十餘人皆宮人入道

者都城將陷亦積薪于院庭後主與約曰如有不虞宮中舉火為應吾與汝輩俱焚死及保儀黃氏燭積書于

宮淨德院遙望見烟燄遂焚積薪赴火死無一人肯脫者時城中有僧千人數表乞披堅執銳以死國難後主不許初後主與周后酷信浮屠法僧帽緘衣課誦釋典親削僧徒廁簡試之以頗少有芒刺則加以修治兩手常作佛印而行募道士為僧者予二金僧人犯姦者令禮佛百拜便釋之由是姦濫公行無所禁止都郡斷死刑必先期奏牘幸遇齋日則於宮內對燃佛燈以達旦為驗謂之命燈火滅則依法不滅則貸死富商大賈犯

法者往往厚賂左右輒續其燈獲免者甚多

羅泌路史云釋有所

謂造天地經云儒童菩薩號曰孔丘今溧水縣南七十五里有儒童寺者本孔子祠唐景福二年遂以爲孔子寺以孔子適楚經此南唐改曰儒童寺故予常謂江南之亡非文之罪用浮屠之過

十國春秋卷三十三